



三江月 / 竹篱瓦舍

责编李菁 审读邱立波 美编周斌  
2021年12月19日 星期日

# 一市箸岙村

褚氏祠堂戏台一角

## 庭院深深古韵美

一市镇东南方向1.8公里,有一个村子,叫箸岙。与浙东其他姓氏聚居村落一样,箸岙村融合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,旧有“潮汐千年朝古庙,溪山九曲抱深村”之谓,依山而建,村中溪流呈S形东流,山村如坐太极图中。村民集聚议事离不开宗祠。建于雍正七年的“褚氏宗祠”,完好保存着门厅、戏台、祖堂、明堂和两厢,尤以戏台为最,祠堂后有古樟为屏。



箸岙村貌俯瞰

### 曾经富甲一方

箸岙人文荟萃,是宁海著名的文化名村。这里有台州式明清大户人家两层古宅多处。二三十年前,紫来堂、师德堂、近智堂、近仁堂、近勇堂、清香馆、挹爽馆、永思轩等大量古建尚存,人文气息浓郁。而“圣旨”碑石、“百岁坊”门额、雕花门楼、“一门三节”牌匾、古代楹联、谱牒文献等文物,彰显着箸岙的文化底蕴和历史。

据载,箸岙褚姓是我国初唐大书法家褚遂良的后代,原籍河南洛阳。据《箸岙褚氏家乘》记载:由明洪武年间(1368-1398)褚裕卿、褚德卿兄弟自本县牛台迁此。经几代人艰苦创业,垒坎筑碛,垦地造田,逐渐形成一个村庄的规模,承继着“遂良文史”之风,以耕读渔樵传家。

箸岙因多竹箸而得名,又因处台郡东方之边陲,常受倭寇侵扰,曾筑城以御,所以古称“东城”。古城墙至今不遇,但有一个具有闸门功能的横桥,闸柱上凿有凹槽,是先前安装木闸门之用。村东一岛有座烽火台,相传为戚继光御寇时所建,也有说是清政府为抗击郑成功部队所设。传言不一,均无据可考。大约五六十年前,尚能看到岛巅有数人高的土墩,现已消失。

箸岙海滩资源丰富,水陆交通两宜,箸岙先民又善于经营,故自明朝中期后,已成殷富之地,农、工、渔、商等诸业发达。明、清两朝,箸岙人在外村开有田庄5所,一市街设有店铺和钱庄,数百条商船往来于上海、福建等地,富甲一方。

清朝初期开始败落。因顺治十八年(1661)清政府为“坚壁清野”,颁布了一道“迁海令”,沿海居民悉数内迁三十里,且禁止船只出海,以断绝对郑成功部队的物资供应。箸岙全村扶老携幼被迫投奔他乡。在外地流落二十多年后,由于郑成功旧部在台湾降清,“海患”平息,海禁撤销,经箸岙人氏褚彬儒多方联络,族人才返乡重建家园,一度荒弃的箸岙,重又焕发生机。



敬胜堂,堂外农民在烧麦秆。

### 深宅大院藏气蕴

箸岙村人秉承耕读渔樵传家祖训,历代多秀才、商人、财主。他们雇请台州三门和宁海的能工巧匠,在村里建造起一座座深宅大院。如今虽大多破落,但高大的门楼,以及梁椽间繁复的雕镂构件,仍蕴含当年的豪华气象。

这些古宅大多是清中期以后建造或修缮的,其特点是华美、琳琅、精致,在具体的图案设计中寓以某些道德教化和生活祈祝。如在门楼、窗台等处雕出忠孝礼义或五谷丰登的场景,在石花窗上用具体物象寄寓“平安”、“富贵”等含义。这里的石花窗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很丰富,而且保存良好。还有雕刻精细的斗拱、龙凤呈祥的月梁牛腿、浮雕栩栩的照壁、雅致的木窗棂、两色卵石镶嵌的天井,以及干工床、明清瓷缸、鎏金的踏床、衣橱等,无不向人诉说着箸岙昔日的繁华与荣耀。由此,被专家们称为“一本浙东民居精雕细刻的古书、一篇用砖石泥土写成的文化古诗”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以诗书传家的传统,让箸岙文风鼎盛、人才辈出。小小村落有植桂、引之堂等五个书院,其中三个是学堂,两个专门作接待之用。明建清修的“植桂书舍”作为村童读书处,就建于祠堂旁边,面积达200多平方米。一度呈破败之势,但书舍门面、植桂处、学堂等痕迹仍保留着数百年前的模样,好在这几年已修葺重光。据箸岙族谱记载,仅在明、清两朝,村里就出过岁贡生、郡庠生、国学生、太学生等30余人,因祖宗遗训“不为异族官”,故其族人无一入仕。村中的“清香馆”,是一个叫“褚步蟾”先祖的书斋,前后遍植花木,占地数十亩。当时文人雅士常云集于此,游山观景,遥相唱和。史料上说他弱冠游庠,书经扬名,稍暇步履“清香馆”,坐对花鸟松竹含毫吮墨,笔下生花,与宁海王吉人、徐友笙、鲍淦及象山张兆熊、临海郑云壑等交好,著有《敝帚录》四卷、《学吟小草》六卷等。

或许祖宗遗训不过是个托辞,箸岙人生性不喜入仕倒是真的。此地物华丰茂,生计无忧,闲来吟风弄月,舞文弄墨,足可怡性悦情。村里保存的几副柱对,行文洒脱,笔意张扬,遣字造句工整规范,均为该村先人所作,可见其精神气蕴的卓尔不群。



石花窗

### 民风淳朴人情美

箸岙村村后有块叫“太婆坛”的草坪颇有来历。嘉靖末年,十二世祖世善公娶了本县前童一个媳妇,该媳妇到箸岙村后,经常想回家,问起缘由,她说前童的鹿山有草坪,她从小在草坪上玩,很是想念。于是世善公特意将后门山的山坡也改造成草坪,以慰太婆思乡之情。足见箸岙的富庶与先祖的儒雅温情。

村西山坳里,缘山而入依次有棺材潭、九曲潭、龙潭、起风坑、鬼叫坑等景点。虽无磅礴之势,倒也朴实可喜。村口处有一镇宁庙,建于康熙年间,庙内梁柱的造型及建筑布局都是明朝风格,简洁明快,疏朗有致,和村内的清式建筑大相迥异。对照这两者,再看看今日的建筑,几百年的时光似乎就只有村尾到村头的距离,抬脚之间,白云苍狗。

箸岙除了有古朴民居的韵味之雅,更有民风醇厚的人情之美。外人进村,不管是走亲还是观光,箸岙村民会拿出最高的礼节进行款待。对于精神传统的重视和对欢乐祥和生活的向往,让他们从骨子里散发出谦恭与温良的气质,让人不由想起诗礼簪缨之族的传统,如沐春风。

世事如风,沧海桑田,古朴含蓄的古村箸岙,犹如一本写满历史沧桑与传奇的古书,那些代表昔日繁华的深厚积累、那些充满传奇的创业故事、那些旧时代妇女的苦难与坚韧、那些似乎触手可及的世俗民情,让人感受到一种恒久忍耐与安静平和的美。那些古宅、古物、古道,虽不光鲜,却自有其朴实内敛与深沉持重的内涵,告诉我们,这儿曾有过怎样丰盈的从前与质朴纯粹的生活。

叶雅琴/文 赵安炉/摄